

維護中華郵政一頁辛酸史

劉承漢

我國新式郵政正式創始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初名「大清郵政」，民國肇造以後，改稱「中華郵政」，自是以後，所有郵政上之物件，無論為運輸郵件之舟車，盛裝郵件之篋袋，甚至郵用之紙印文具，無不印有「中華郵政」字樣，因之「中華郵政」四字，成一專用名詞，不僅代表我國郵政機構與郵政事業，尤其代表我國郵政之傳統精神，以及蘊育滋長此種精神之傳統制度。所謂「維護中華郵政」者，即指維護此種郵政上之傳統精神，及其傳統制度而言。政府遷台後首任郵政總局局長黃家德兄曾著有「從郵政紀念日說到郵政精神」一文，其中有如下兩段：

終身事業敬業精神

「郵政員工對於郵政，無不視為終身事業，一經賦予任務，無不悉力以赴，甚至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這都有事實可以證明的。在勝利復員時，若干地區都是郵政人員冒險犯難的搶先了一步，把郵遞通訊恢復起來了。在抗戰期間，有的奉命辦理軍郵，隨軍出入火線，有的在敵機轟炸下，為了搶救郵件公

物而犧牲了性命。民國廿七年，戰區日廣，陷區擴大，為爭取陷區民衆，便利游擊地區軍民通訊，經呈奉最高當局核准，繼續維持陷區郵政，為了奉行命令，組織通往陷區的秘密郵路，馳走是項秘密郵路的郵差常被敵人擄去，生死不明，尤其奉命留在陷區的員工，在敵人威脅利誘之下，雖然衣不能蔽體食不得一飽，仍能屹立不搖，忠於政府，忠於職守，為維護郵權之完整及陷區與後方之通訊而努力，可歌可泣之事實，均有案可稽。

在大陸撤退前夕，負領導責任之各部高級人員，能夠辨生死，重氣節，在附匪份子脅迫下不屈不撓，得力一般忠貞員工之協助，卒將重要公物檔案撤退來台，雖然限於事實，大部分員工未能隨同撤退，但是他們這種知恥負責，盡忠職守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們推崇的。在去年（按係民國四十年）的郵政紀念日，我們所舉辦的郵票展覽會，能夠有整套的珍貴而有歷史性的郵票拿出來，現在我們的檔卷帳冊比較完全，固由於在職同人的維護得力，但是留在大陸上的若干無名

英雄也值得我們懷念的。這種服從負責的精神，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可養成，而是由於平日的环境陶冶成功的。

四個口號五項要點

「以上所說的，就是郵政的傳統精神。我們不但應該保持，還要發揚光大。在大陸的時候，本局曾提出迅速、安全、普遍、服務四大口號，作為努力的目標。實行以後，頗有成效，因為有事實的表現，所以容易爭取公衆的認識。一時社會上對郵政交相讚譽，名流學者對郵政也開始注意，記得當時曾有人為文倡導郵政精神運動，他的主要意義要使一般國民能夠明辨是非善惡，對於為民服務有成效的，要能夠加以揄揚，成績壞的，要加以糾正。對政府講，是一種鼓勵，對民衆講，是一種教育。所以他曾就郵政所表現的事實，提出（一）郵政的服務精神，（二）責己的態度，（三）科學化的治事方法，（四）即說即行的決心，以及（五）一切為了便利公衆等五點，作為推行郵政精神運動的倡始，以為改造政

治積弊，轉移社會風氣的動力。我們至今回憶，猶不勝其戒慎恐懼之感。」

此種郵政傳統精神，誠如黃氏文中所說，絕非一朝一夕所可養成，蓋以郵政具有良好制度，經數十年之滋長蘊育，始克致此。緣我國郵政初附設於海關，係英人赫德所首創，初期一切模仿英制，尤其用人行政，採自英國文官制度，自始即以考試用人，任職以後，資職分立，職務可以調動，而資位則受有保障，非因過誤處分，不得無故去職，因此所有郵政人員不僅做到真正專業化，且能永業化，郵政人員與郵政事業，已混為一體。由珍視此種精神，從而愛護其傳統制度，郵政自創制以來，幾經艱辛，終能屢仆屢起者，蓋無不植基於此。今日我國郵政之突飛猛晉，蜚聲國際，追本窮源，亦無不淵源於此。惟三十年前，中共竊據大陸，中華郵政不絕如縷，如何使郵政中樞，追隨政府播遷來台，以維持中華郵政傳統於不墜，亦曾歷盡艱辛，往事追憶，不禁唏噓！

時局艱難總局籌遷

先總統 蔣公曾謂三十八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之下，幾無倖存之理」。今總統將經國先生著「危急存亡之秋」亦始於三十八年元旦，終於三十八年底。三十八年係整個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一段期間，而中華郵政之危急存亡則提前一月，縮短半年，自三十七年之十二月，以迄三十八年五月。此一段期間，係原有之郵政總局淪陷於上海，新生之郵政總局創設於廣州。設無廣州新生之郵政總局，則政府

遷臺以後，縱然仍有郵政存在，但其郵政係因襲日據時代郵電合設之郵政，而非中華郵政之一脈相承，且如何溝通國際郵務關係，使臺灣郵政，得與海外交往，亦屬不可想像之事。

緣郵政總局在歷史沿革上形成整個郵政對內對外之神經中樞，設中樞失去主宰，則全身勢將癱瘓。就內部關係言，郵政自開辦以來，數十年間向採中央集權制，當時全國共分二十七郵區，一切悉聽命於郵政總局，各區財務係由郵政總局統收統支，各區人員係由郵政總局統一調派，各區物料，係由郵政總局統籌購配，各區業務亦係遵循郵政總局之統一規章。而各區郵政管理局局長亦成多年習慣，凡遇章程中所未規定之事項概向郵政總局請示辦理。就對外關係言，國際郵務關係，以萬國郵政聯盟為其主要機構，亦係全世界郵政之最高機構。萬國郵政聯盟，雖係各國政府組織，但係技術性之組織，而非政治性之組織，一切以各國之最高郵政機關為對象，如係部之組織者，以郵政部為對象，如係局之組織者，以郵政總局為對象。甚至出席萬國郵政聯盟理事會之代表，規定須為服務郵政十年以上之正規人員。平時各國郵政間之帳目清算，現款劃撥，業務往還，以及郵票之交換等，概由各國郵政總機構逕行辦理。故郵政總局無論對內對外，均居極重要地位。

郵政總局向設於首都所在地，二十三年交通部薩家灣新廈落成後，即遷來南京辦公，與交通部同在一處，抗戰勝利以後，仍然如此。迨至三十七年底時局突變，南京已呈惶惶不安之狀。濟南

於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失守後，山東全區僅餘青島一局，緊接徐蚌會戰，徐蚌為首都門戶，沿津浦鐵路線，距南京僅約一日行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元旦日記中有左列一則記載，可見當時情形之緊急：

上年十一月末起，長春瀋陽相繼淪陷，徐蚌會戰失敗，黃伯韜將軍壯烈殉國，我軍全部撤離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長暨各政務委員，又因幣制改革失敗而總辭，全國机阻不安。共匪除軍事威脅外，更擴大其心戰與統戰之攻勢，一般喪失鬥志的將領及寡廉無恥的官僚政客，或準備逃亡避禍，或準備靠攏投降，或傳播共匪和談煙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誤於共匪的欺騙宣傳，希望停戰言和。

此時先總統已有引退圖新，重定革命基礎之考慮。雖正式引退文告，發表於三十八年之一月二十一日，但其時內閣一再總辭，先總統忙於指揮軍事，李宗仁蓄意擅權，中樞已呈無主之狀，並且其時有禁止各機關疏運之命令，更使得各機關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當時之郵政總局局長霍錫祥又前往瑞士出席萬國郵政聯盟執行暨聯絡委員會會議，會後前往英美考察，離國一年，雖預計即將歸來，猶未到達，而京畿漸趨危急，群情益感惶惑。時南京挹江門內之桃源邸為郵政高級人員公寓所在，余與沈養義兄隔牆相望，與梅仲彝（鼎）兄對門而居，余三人均憂心如焚，咸覺郵政為全國性與國際性事業，萬一京畿不保，郵政總局為匪僞所挾持，就國內言，各區郵政管理局向聽命於總局，其時東南西南尚保有半壁完整地

區，如地方未陷，而郵政先陷，吾輩從郵人員，其將何以對國家社會？就國際言，國際間郵政之聯繫，向以郵政總局為對象，如總局陷入匪僞手中，正予匪以可乘之機，而我中華民國在國際郵政領域中必將喪失其地位，郵運斷絕，形成孤立。因三人相約於星期日之晨，聚晤於梅仲彝兄弟寓所樓上，共商對策，時為三十七年十一月之一日。

遷穗遷臺秘密進行

當時一致主張，雖扼於禁令，無法全局撤退，亦必須設法疏運一部分，以防萬一發生變故，可以紹續我郵正統，維持主權。目前既不能明目張膽，公然疏運，計惟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假辭掩飾此一行動。回憶抗戰期中，郵政總局奉令由南京撤退漢口，當時以華中情勢，亦未見穩定，余與梅仲彝兄曾聯合建議選派人員十人，組團先行入川，在重慶陝西街郵政支局樓上辦公，並與當時之郵政總局副局長徐昌成氏取得默契，萬一漢口發生問題，即行飛渝領導，繼續指揮自由地區郵政。嗣以為時未久，總局即由漢口撤退昆明，再遷重慶，此十人團即歸還建制，預期效果雖因時勢推移而未顯現，但此未雨綢繆，棋先一著之部署，終不失為善策，自不妨仍襲故智，預作安排，以視察名義，組織少數人，先行出發。再次則研商地點選擇，沈養義眼光如炬，最初即主張遷赴臺灣，因渠於抗戰勝利復員曾一度蒞臺，深悉此間情況，孤懸海外，比較安全，並主張來臺後關地購材，鳩工建屋，以備大陸疏運來

臺人員之用。余則主張先去廣州，蓋因當時郵政經費，賴政府貼補，必須與政府切取連繫，方能維持郵政命脈，政府將來疏運何地，雖無法預測，但廣州為海空交通樞紐，不難隨時追隨，臺灣遠處海外，在交通與消息上均不若廣州之便。沈梅兩兄鑒於郵政經濟關係，亦以余說為然，遂將此一團體定名為西南郵務視導團。繼商該團之具體組織，決定以郵政總局各處室主管或副主管一人為團員，取其對各該單位全盤工作較為熟諳，兼亦便於責成其準備該單位應予攜帶之檔案，或攜原件，或錄副本，以備他日萬一之需。其時沈養義兄任郵政總局副局長以職責所在，不便遠離，梅仲彝兄以有高齡老母，亦覺行動不便，於是西南郵務視導團主任乃由余承當。

此議甫定，霍局長錫祥忽飄然蒞止，因霍局長已於先一日晚由馬賽乘輪歸來，余等尚未之知也。聞余等所談乃戲謂余曰：「承漢兄未曾到過廣州，乃欲借此作華南之遊乎？」霍以去國年餘，對國內情形已多隔闕。余亦以戲語答之，不但我箇人擬作華南之遊，所有團員並須偕眷同行，因此行任務，名義上雖為臨時性之視導工作，而事實上係準備疏運，非准眷屬同往無以安團員之心也。霍亦首肯。此一重大決定，竟於三數戲語中邀其核准。然猶未敢以實情外洩，恐將引起總局同仁之人心浮動。乃分頭秘密進行，一面徵詢各單位主管或副主管之意見，是否願意同往，一面請其整理副份檔案，同時沈養義兄以副局長地位密遣視察洪蓀祥兄先赴廣州，尋覓辦公地點及同仁寓所。霍局長於十二月一日到局視事。經過

數星期之暗中準備，大致已粗具端倪，乃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人字第七三五—號訓令廣東郵政管理局，並鈔送湖南、福建、廣西各管理局。文曰：

一、本局為應公務需要，組織西南郵務視導團，前往廣州等地視察局務。

二、視導團由下列各員組織之：

主任：劉承漢

團員：洪蓀祥 梁維康 何建祥 曾慶祿

翁學洪 施有強 楊光鑑

隨員：蔡尚華 沈尚德 王述調 陳潤東

三、該視導團因執行公務所需費用，如遇本局撥款不能撥到，或有其他緊急需要時，得就近向該局支取，仍撥本局出帳。

從上海到廣州歷程

命令發表後，余乃先行辭去人事室主任職務，奉令改派視察，因視導團主任非有視察身分，無以掩飾耳目，在郵政職位上由主任而改派視察，不啻降級敘用也。人事室主任一職派由甫自山東郵政管理局局長任內撤退來京之梅貽璠兄接充。梅氏以接篆伊始，公務或未盡熟諳，副主任曾慶祿因而不容再事遠行。又會計處處長馬逸民氏體弱倦勤，呈請退休，副處長翁學洪亦不得不仍留原職。其餘人員除洪蓀祥氏先期飛穗接洽，施有強兄赴滬佈置外，均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京到滬。時總局人員眷屬亦已先行分批撤退抵滬，臚集踞處於滬西膠州路郵政總局供應處庫房之內。全團人員在滬稍事摒擋，即於三十八年一月五日

僱眷搭秋瑾輪赴穗，同月八日抵達，借用廣九路車站對面，廣東郵政管理局之白雲樓三層大廈為辦公處及眷舍，部署初定，開始辦公。

內部工作分總務會計文書三組。此時之工作重心在各就本單位內攜來檔案之檢查整理，遇有缺少，即函各單位主管人員抄補寄穗，尤其國際間之條約與帳目，不容或缺，同時與沈副局長約妥，視導團離京以後，所有總局與各區管理局來往文電概行以副份抄送視導團，嗣後視導團執行總局任務時，各區管理局祇知總局遷移廣州而不知係由視導團所蛻變者，蓋得力於此時之準備工作。京中之郵政總局亦於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移滬辦公。迨至三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交通部各單位主管搭機飛穗，霍局長亦偕二三僚屬同行。二月二日以穗通字第九號函郵政儲金滙業局暨各區郵政管理局局長，文曰：

一、近以兵戎未戢，戰氛迫近京畿，大部各單位主管，已於上月三十一日乘機來穗，本局長亦奉命同機到達。此後關於請領貼補費及郵資調整事宜，當由本局長在穗與院部就近辦理。惟總局大部人員現均移滬，所有經常事務，均由沈副局長養義代為主持，各區寄交本局公牘，應仍暫寄上海處理。

二、現值局勢動盪，和戰前途如何，未可逆測，時會艱難，無逾此日。惟我郵政員工五十年來惟以服務民衆為職志，務望堅忍忠貞，貫徹終始，堅守崗位，共期濟渡，即希查照並轉勉所屬全體員工是盼。

同月七日奉交通部人穗字第十八號代電開：

案奉行政院卯龔穗三〇七三號代電內開，奉代總統馬日密統〇〇一號訓令開：前據行政院議決，自本年二月五日起，以廣州為政府所在地，效因時局之需要，中央各院部會除有關治安及防衛者外，其尚未遷往者，應迅即遷移，合行令仰遵照，等因奉此，除分電外，仰即遵照。除分電外，合行電仰知照為要。交通部辰陽人穗

霍局長到穗後，為便利公務及指揮東南西南各郵區起見，經於二月一日以第八號電上海總局，飭將重要檔案及郵政總局關防印信運送廣州，乃上海郵局若干中下級員工，有擬予扣留不予放行情事發生，幸經當時淞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出面鎮壓，此於民國十七年經財政部印鑄局鑄製，由政府頒發之交通部郵政總局銅質關防與局長職章等，始由航郵寄遞，安全到穗。在郵史上幾經播遷，極具歷史價值之郵政總局印信，直至民國四十六年奉頒按新規定尺寸鑄製之關防職章後，方予奉令銷燬。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接上海總局五月二十一日第九九四八四號電報底張（原電未到）謂五月二十一日起，上海對外水陸空運輸均告阻斷，已通電各郵區將一切文件逕寄廣州云云。

後數日電訊亦生障礙。二十七日始接獲最後之第一〇七號來電報告，謂局屋略損，員眷平安。至此上海亦告淪陷。滬滬無法撤出之郵政總局亦為共匪強迫接管。西南郵務視導團乃在總局局長領導下，正式成為中華民國政府之最高郵政機關，完成其存亡繼絕，承先啓後，紹續正統之歷史性任務。

返滬機會最後會談

三十八年三月八日孫科內閣宣佈總辭職，十一日何敬之先生受命組閣，於二十四日就行政院長職，並舉行首次政務會議，何內閣之新任交通部部長端木傑亦於二十四日在京到職視事。余與端木部長素無交往，僅在應酬場中或曾相見一二次。三月二十八日霍局長忽接端木部長自京來電，請其轉知本人，剋日赴京一談，余不知內情如何，曾分電上海梅仲彝（鼎）兄及在京之薛聘文兄，請其設法探詢，亦未得要領，惟霍局長業於三月二十九日電復端木部長，「儉電奉悉，已飭劉員遵照」，是南京之行已無可避免。乃於四月一日乘中央航空公司班機飛滬。時郵政總局假上海郵政管理局四樓辦公，並於屋隅闢室一間，由沈副局長與處長三數人共作臥室之用，人各以木板數塊支撐作牀，因其時公務繁劇，人手減縮，家雖在滬，無法每日回家，其境況之辛勤與清苦可知。余到滬後亦下榻該室，俾可朝夕晤談。

四月三日晚搭夜車轉京。時如同住國華邨之張克文兄尚留南京，仍在交通部郵電司服務，下車後即驅車三牌樓模範馬路之國華邨，一則先晤張克文兄可以明瞭部內情形，一則藉以重訪故居也。車過薩家灣交通部大廈時，見其兩邊鐵門緊閉，臨路窗戶，多以木板釘補，昔日之富麗堂皇，一變而為破敗淒涼之象。及晤見張克文兄，始知原有之交通部大廈已為津浦鐵路工人工所搗毀，無法用為辦公場所，現時之交通部係臨時借用玄武門內公路總局地址。時國華邨之五家，除克文

外 中 雜 誌

兄外，餘均他遷。克文兄亦係隻身在京。各家由江蘇郵政管理局暫派工友數家居住，俾能兼負看管之責，其情形雖未若交通部大廈之破敗，但其凌亂之象，已非復舊觀。余之舊宅，淒涼亦甚，回憶戰前經營一載，負債數年，生平僅有之資產，此番僅獲一瞥之緣，或係最後之一瞥亦未可知。尤其院內草地花木，逐漸荒蕪，不勝感慨之至。

旋與克文兄相偕到部。時部內老友如人事處長楊萃一兄，郵電司長陶鳳山兄均尚在京，萃一兄因係主管人事，對余事亦至為關切，見面即告余曰，端木部長已發表我兄為總務司長，命令已辦妥，見過部長後，請來面取如何？聞之極為訝異，生平所最不善，亦為生平所最不喜者，厥為總務工作，算帳購物，均非所精，竟以此事相屬，寧非用吾所短。且值此動盪時期，總務工作更感不易，與其將來自誤誤公，毋寧事先拒絕，當已決心不就。旋謂端木部長，其人態度極為誠懇，當謂渠任後勤工作有年，深知辦理總務之人極多，而真有辦理總務之才極少，尤其廉潔自持忠實可靠者極不易得。故欲以郵政作風，為交通總務樹立楷模，特以總務司長一職相煩，已虛懸多日，目前新舊任交接，尚未開始辦理，務希即日到差等語。余一面謝其好意，一面表示才不勝任，難以從命，渠仍堅持原意，以是晤談未有結果。為表示堅決起見，乃於當晚離京返滬。請萃一兄代為轉達。

明快的端木傑部長

時滬穗間機票極為擁擠，正在上海候機期間，郵政總局又接端木部長電話，囑本人再行去京一談，並聲明不以總務司長相強，不得已再度赴京，約在四月十日左右，其時共匪節節進逼，大軍雲集江北，龍潭車站附近，已落有砲彈，首都已日趨危急矣。交通部此時大部分人員均在廣州辦公，人事處遷往柳州。所有日常事務，悉在廣州處理，由路政司司長薩福均以兼代次長名義在廣州主持。端木部長晤面時，即謂君不喜總務工作，當不相強，惟久聞對法律素有研究，廣州交通部方面，余尚未去過，薩次長亦從未晤面，廣州公務如何處理，頗不放心，現決定改派參事名義，駐廣州辦公，請就法律觀點，代為核閱來往公文，說時以私章一方授余，謂請以此代折代行。同時又以次長官章一方，囑代交廣州薩次長，當以態度之誠，深為感動，祇得勉效馳驅，接受其私章，及託帶之官章。惟當時內心頗覺端木不為人，未免過於爽朗，以從未共事之余，竟如此信任，交付私章代行，設託非其人，寧不誤事？其後端木部長之未能善為下臺，其輕於信任他人，殆亦主要原因之一。當時既經洽妥仍返廣州辦公，當晚即搭車離京，旋接奉交通部兩令，一為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京人字第六十九號令：「茲派該員兼代本部參事職務，在廣州辦公，此令。」他一為四月十一日人柳字第一九九號令「該員著自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授郵務長，此令。」

雨雪寒夜同仁聚商

到滬後仍與沈養義兄同住管理局四樓，余與

養義兄相知多年，他之愛護郵政，儼然有宗教熱忱，嘗戲稱之為「郵教徒」。兩人每談至深夜，不克成寐，曾憶二月間在滬時兩人鑒於時局情形瞻念郵政前途，不知所可，緬懷前賢締造艱難，如傳至吾輩手中而中斷，實覺無以自解，如何能維持郵政於不墜，一時引為己任，乃於飛穗前夕，約同總局高級人員數人，聚於虹口之王幼常兄寓所。王其時任上海郵政管理局局長，參加者除余與沈養義兄外尚有梅仲彝兄陳墨士兄及現尚在臺之施有強兄。是晚天氣嚴寒，雨雪霏霏，使室內之嚴肅氣氛，益增淒涼之感。當時討論主題，在計議局勢可能轉變後，滬穗雙方在郵政上應採如何措施。僉認局勢轉變後，郵政雖陷於分裂，終有合流之一日，雙方應竭盡所能，以維護郵政之原有制度精神為共同目標，最後並以體諒彼此處境為囑，當時在座諸人，均感此番分袂，生離無殊死別，一時悲從中來，舉座為之淚下，此夕情景，畢生難忘，每與施兄有強談及，猶依稀如昨。乃來臺忽忽三十載，匪區郵政雖已面目全非，余深信當時在座諸人，必已竭盡心力，如此狂瀾，雖舉世政治家尚未能有所遏阻，是豈二三郵人所能為力。余來臺後，雖久任副長，然對內對外，仍感困難重重，曾竭盡駑駘，忍辱負重，以求心之所安，對於郵政原有制度精神，究已保存幾許，余亦未敢自信。故以年屆耄耋，業已退休十餘年，如何收拾大陸殘破之郵政，繼絕存亡，唯有冀望於後之賢者。

是晚與沈養義兄同住時依然作終宵之談，幾未入睡。次晨搭機飛穗，時為三十八年四月十四

日。次日赴廣州交通部報到，並電告南京之李主任秘書祖紹：

南京交通部李主任秘書衣言兄勛鑒：揖別後，昨返穗。今赴部報到，次座官章並已面呈，敬請察照轉陳為感。穗刪

時交通部在廣州東山辦公，係借用粵漢路之高級宿舍一棟。粵方總務人員大約已接南京消息，原為部長所預備之辦公室，此時導余入內，作為余之臨時辦公處所，儼然以部長代表視余，而薩次長此時在樓上走廊辦公，余覺如此辦理，大非所宜，乃亦移坐樓上走廊。所有來往公文核閱後，僅在參事名義下簽署，仍送薩次長代判，部長私章，從未用過一次，同事中固不知有此事，雖薩次長亦未之知也。迨至四月二十四日南京棄守，端木部長飛來廣州，余乃向其報告數日來經辦之重要事項，並繳回圖章，乃端木部長仍將圖章交余保管，作為代判次要文書之用，於是自此時起開始啓用圖章，重要者送其本人親判，例行事項，由余代蓋圖章，迄八月間余告假來臺，始克交卸，此一段期間，為時雖暫，但余頗謹慎將事，深恐有負所託，差幸尚無大謬，堪以自慰。尤其令我心感者，對於郵政事項，凡所建議，無不全盤採納，以是由西南視導團所演變之郵政總局，得以順利遷臺，否則中華郵政之命脈縱能延續於廣州，未必能延續於臺灣，縱然入川以後仍可展轉到臺，其間道路流離，則歷盡艱辛所揣出之檔案卷宗，目前珍如國寶之歷屆郵票，甚至國際郵務關係上所不可或缺之條約帳冊，均未必能完整如今也。（下期續完）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 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陸拾元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肆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詩聯新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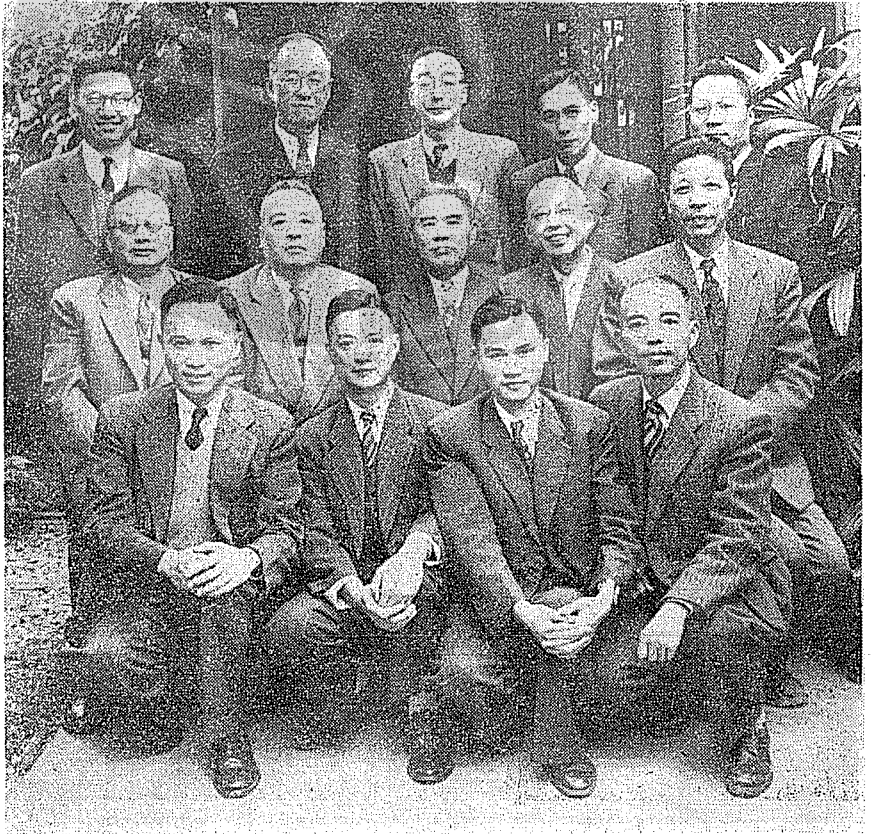
謝康博士著 定價四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三二九」率先進攻兩廣總督署，中彈殉難的林文烈士。（文見第八頁）



廣州之役領隊進攻巡警教練所，受傷被執慷慨就義的喻培倫烈士。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西南郵務視導團抵台時留影。二排右二為視導團主任劉承漢教授二排中為遷台後首任總局長黃家德二排右一何建祥、右二薛聘文前排右一陸勝揆右二王述調前排左一為前郵政總局長王叔朋前排左二為前郵政副總局長陳瀾東後排右二為前任總局長施有強。

（文見第66頁劉承漢「維護中華郵政一頁辛酸史」）